

刘心武等 著

「走遍名城」

走遍名城

名城

走遍名城

走遍中国丛书

何锐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走遍名城

何锐 主编
刘心武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遍名城 / 何锐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005-839-5

I. 走... II. 何...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893 号

走遍名城

策 划: 野 莽
责任编辑: 张世林 陈晓云
封面设计: 武 波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电 话: (010) 68994118
传 真: (010) 68995974
网 址: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邮箱地址: 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 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875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5-839-5/K·011
定 价: 1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Z0076567



精神的导游者

——“走遍中国丛书”总序

何 锐

这套“走遍中国”的旅游文学丛书，策划于《山花》杂志长时期的编辑与发行，以及与诸多国内与国际朋友的文化交往中。起始是在杂志上开辟的名城写生栏目“都市镜像”，吸引了居住在中国各大名城，包括台北在内的大批作家的美妙专稿，同时我们发现，在常年一贯持续发表的人文散文内，描绘祖国山水建筑的美文竟然如此之多。这些栏目文章的来历，原本只是在编者的盛邀之下，为了一本边远地区的杂志壮壮行色，使之名副其实如“山花”一样多彩多姿，丰富烂漫，不期却激起了那么多人对它的赞美和钟爱；特别是贵州神奇制药公司慷慨解囊，购买这份杂志，以神奇的大国之礼赠送给全世界最著名的100所学府，让哈佛、剑桥、耶鲁、牛津等名校之林中绽放出东方“山花”的勃勃英姿，于是读者的范围一下子由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全世界各种文字的来信激情地飞落在我们的编案上，通过当代中国作家的美文，他们是那么喜欢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建筑：奇山秀水，妙刹绝楼，以至拥有无数美丽景观的文化名城。

新世纪的第一个秋天，北京之行的一次朋友聚会使这套丛书有了最初的设想。酒后闲聊中的作家、编辑家野莽先生建议



我不妨利用杂志的资源 and 号召力，主编一套兼含文学、文化、历史、地理知识，各具欣赏、导游、学习、珍藏价值的配图丛书，分期分类地出版，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神旅游者以文化的引领。我几乎是立刻就附和他的动意，并且当场拟定丛书的名称以及在不长的时间里可以推出的几本，如《走遍名山》、《走遍名水》、《走遍名城》、《走遍名陵》、《走遍名刹》、《走遍名楼》等。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文字也已成形在杂志的已发和待发稿中，而只要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补充约写，好质量的文章将会是取之不尽的。我们的原则是，被选入丛书每一本中的每一篇，未必全都出自名家大师之手，但却必定要是精彩得意之作，苛刻地要求着文章作者的亲身游历，微观细察，源考有据，感极而发，而且有情有趣，文采斐然，甚至与文字有关的美丽图片也多是自已或其同行好友所摄，令读者于免费旅游、收获知识的同时又身心愉悦、大快朵颐。

泱泱大国，物华天宝。中国驰名于世的东西实在太多，遑论刻意弘扬，编者只须悉心遵照有质量的知心读者的要求，一本一本地认真地编下去，为世人所崇尚的爱国主义做一点书生的实事，即本套丛书的真诚心愿。是为小序，与当下可贵的旅游者以及尤为可贵的读书者们笔聊。

2002年8月18日 勿于贵阳



目 录

杨耐冬	台北小巷	(3)
安 琪	厦门, 厦门	(13)
刘元举	寻找沈阳城	(21)
顾 艳	杭州话题	(36)
何小竹	闲说成都茶馆	(46)
秦巴子	西安细节	(53)
张 念	拒绝叙述的广州经验	(63)
沈嘉禄	上海人怀旧的花样	(73)
黄 梵	默读南京	(83)
闻树国	卫嘴子, 爱面子	(94)
阿 成	城市寓言 ——走进哈尔滨	(103)
刘继明	一个人的武汉	(125)
雷平阳	路过昆明	(136)
刘心武	拼贴北京	(150)
沈 苇	乌鲁木齐五题	(161)
范小青	苏州园林	(174)
纪 宇	喜欢青岛	(184)
唯 色	帕廓街: 西藏的缩影	(197)
南 翔	稚嫩与沧桑 ——深圳素描	(212)



谭 竹	魅力重庆	(224)
李少君	感性的海口	(234)
附：“走遍中国丛书”征稿启事		(245)



台北小巷

杨耐冬

夏丐尊说：“事物的文学背景愈丰富，愈足以温暖润泽人的心情。”这是他《平屋杂文》中的话语。而事物存在的时空多所变迁，从那些变迁中可以窥见一些历史的轨迹，这是文学背景可贵的地方。杨书案从海南岛来电话，说野莽向他要一篇有关台北的文字，于是他想到了我这个老台北，要我写。我说，你也来过台北，并在汉艺出版社与实学社印行过许多书，你写写你在台北的所见所闻好了。他说他要的不是游记或见闻录，也不是地方志文献性质的类，而是文学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台北既久远且大，从何谈起，就姑且像夏丐尊所说的来个杂而不类的书写吧。

说起来我对台湾最早的印象是我在湖南宜章县立初级中学念地理课本的时候，地理老师说，这个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岛上，有许多美丽的动物和植物，如黑熊、梅花鹿、云豹、香蕉、菠萝、大王椰等；有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和高海拔的湖泊，如阿里山、奇莱山、大雪山、日月潭、梦幻湖、太平山、翠湖等；有台风、地震；有低海拔的美丽山林和离岛，如溪头、兰屿、绿岛、澎湖、金门、马祖、龟山岛等；有复杂的族群，如闽南人、客家人、大陆人（从中国大陆各省来的汉人



或其他种族的人)、九族原住民（原称山胞）等。四百多年来，它有一段连串悲情的历史，先是荷兰人殖民占领，而后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以此为反清复明根据地，而后是清末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统治五十年，再后是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退出，回归中国，一雪清廷辱国的耻辱。地理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当时台湾许多地方的风景照片，非常美丽。那时国民政府正在招募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保安警察人员开赴台湾，那位地理老师领导学生从军，有数十位同学响应，他们就在那时来了台湾，这是1946年的事。我则是1949年才来台湾。

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江南动荡不安，人群蜂拥南下广州，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个个都是饥民，年轻人可以从军来台以保三餐不缺米饭果腹。我就是这样的机缘由穗来台。我们的登陆舰艇在高雄这台湾南部最大港口停泊时，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站立在甲板上，看着码头上有戴斗笠的妇人，斗笠下以花巾包住脸孔，手臂上套着长长的布套，手上提着一大串黄黄的香蕉在叫卖。下船后我们列队匆匆上了军用大卡车，开往高雄火车站，而后坐上北上的火车。那火车似乎比我在广州坐过的火车要小一些。我们到了彰化再改坐运甘蔗的小火车，这种小火车当时觉得像是玩具火车，那么小，行驶也比大火车慢许多。我们的目的地是鹿港，也就是郑成功驱走荷兰人一战功成的小港口。在彰化到鹿港途中，不知什么原因，小火车在中途停过两次，并非停在小站上，小铁道两旁都是甘蔗田或稻田，防风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农夫的矮屋，铁道附近的住户见有载运军人的列车经过且停住在那儿很久，便有农夫村妇提着香蕉和莲雾来卖。我们很想吃，但身上还没有台币，幸好他们允许我们以物易物的方式来交易。于是，我从我的包袱里取出一条英丹士林布的长裤交给那位农夫，他给了我两串香蕉和几十



个莲雾。莲雾这种水果我们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看过，开始还不敢吃。它的长相类似一个红红的陀螺，但不是尖屁股，肉白质松，清香甜蜜，非常好吃。香蕉也是非常甜美。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两种水果都是很稀贵。我分给大家吃，我们吃得笑哈哈。到了鹿港后，我们驻进一所小学，因为这时正是暑假，我们以教室作为寝室，操场就是教练场。我们是蒋纬国将军底下一个装甲旅的学兵连，要在这里受训八个星期后才能够分发出正式服役。当时薪水每月新台币八元，只够买些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外，剩下的就是买点最便宜的台湾糖果来尝尝。这所小学当时规模小，三面是二层楼的连幢式教室，正面那一边有行政用的房间外，每面各有三间教室，东面是一个大池塘，水还算干净，可以洗脸洗澡。我们在这里是密集训练，非常的苦。白天是正规严格的步兵基本训练，晚上是机械操训练，即木马、单杠、双杠和双环。轻松的一面是晚上教军歌的时候，教官会偶尔教我们台语流行歌曲，记得我们学的第一支台湾流行歌曲是“阮爱阮的妹妹呀”（这是第一句歌词）。虽然过了半个世纪，到现在我还能哼上几句。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没有时间去浏览一下鹿港这个古朴的小镇。现今它已被列为台湾文化古迹观光景点之一。

我们学兵连结训后，我被分发到柳营装甲兵管区装甲所连队服役。在这美丽的小镇上，我们并不轻松，每天除了洗坦克车外，就是磨汽缸，那些破旧的装甲车汽缸修理起来真是磨人，叫人累得吃不消。经过漫长的岁月，物换星移，与我在这个连队上受过苦的，而今在台北尚能聚首话旧的队友，有何文光上校（已退役）、陈文英（后服务财税界）、乔宝泰（前文化学院院长），另外不同连队的何维柏上校（前三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我则早年下来念大学，在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毕业后又在母校教书，后在清华大学教书，同时不断写作，翻译与创作都印行了几十本，小说、诗和散文都写，为的是不想让岁月留白。这几位半个世纪的老友叙旧时总不免感叹我们虽是中国当代的历史证人，却像哑巴一样为它说不上话来。我现在想从我在台北的家这条小巷谈起，来寻觅一下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子，看看这中间的风土民情和现实社会的面貌，庶几可引一线中国与台湾的思维方向。

想要了解台湾的现况，要从这条巷子早期的风貌谈起。这儿原是日据时代的跑马场，中国光复台湾之初，这儿一片荒芜，只有几家贫穷人家的矮小古舍，且残破不堪。这儿可能是



台北孙子庙

个鬼哭神号的地方，因为日本人就在现在的统领广场一带的荒地上枪毙台湾的抗日分子。从这里到现在许多宏伟建筑的信义计划区和世贸大楼一带，当时也都是一片荒凉，蒋介石时代大专院校军训课在这里设立的打靶场练习打靶。后来退伍军人和无业游民在这里盖了许多违章建筑。直至 80 年代才拓宽了忠孝东路四段、敦化南路、仁爱路四段，这个区域才慢慢热闹起来。

1993 年冬，一个傍晚，寒风扫过台北冷冷的街头，竖立在这儿有一个叫吴稚辉的铜像，比真人高大一倍多，长髯长袍，一副中国书生模样，慈祥中带威严，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



学者，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有密切的关系，据说是后者年幼时的启蒙老师。但这座铜像在此已不受官方重视，因为蒋家执政已成过去，年轻一代台湾人不知他是何方神圣，能以塑像之身竖立在这首善之区仁爱路与敦化南路交叉的大圆环中央（现已搬到附近国父纪念馆翠湖旁边）。三十多年前我搬到敦化南路来往时，这一带全是稻田和菜园，一些平屋老舍和许多以废弃木板和塑胶布或竹条搭盖的矮小违章建筑，里面住的多数是老农民，也有些是无业游民或贫困平民。而今放眼望去尽是高楼大厦，像是组曲一般的水泥森林。我住在敦化南路三六九巷这幢二层楼的小别墅，当时是非常耀眼的住屋，因为附近全是稻田和菜园，如今它的周围全是高楼大厦，使它显得低人一等（其实它仍是高人一等，因为它尚未改建的土地价值颇高）。它的侧面有几株大树，这是都市里的住宅最难能可贵的。不过，它的老态在这些年轻的高楼底下，正如那座铜像显得冷寞寂寥。由于敦化南路的延长拓宽，三六九巷已改成一段一八七巷。以前这个巷子是冷清安静，而今我的左邻右舍全是店铺，大多数是小酒吧（Pub）、精品店、中西餐馆和咖啡店，也有茶楼和自助餐厅，以饮料套餐为主的小店也不少，还有现代杂货店，如7-Eleven、家乐福、富莱尔等，加上摊贩，这儿简直就成了喧闹的菜市场，不再有昔日雅静的风貌。在我搬来这儿的前几年，不仅环境有乡村情趣，而且住在附近的也多名人雅士，例如我的左邻隔几家是散文家罗兰，前面隔两条小巷是小说家琼瑶，她的作品我在大学时代读过一些。那时我觉得罗兰的散文颇清新，但琼瑶的小说比起珍·奥丝汀的作品还逊色得多，因为那时我在台大外文系念的小说课本正是夏济安老师教的《傲慢与偏见》和《感性与理性》等奥丝汀的名著，虽是学生时代，但我这时对小说理论已有相当的知识。右邻那



边第二条横巷直通二一六巷，那条巷子是所谓名人巷，住有一些达官贵人，如当时的立法院长倪文亚、台湾省政府秘书长瞿绍华等人，他们的大门口有步哨亭，二十四小时有卫兵在那儿站岗，走过那儿有不可靠近的感觉。后来因建筑物改变了及巷道拓宽或人物搬迁，当然已不复当年景象。由于商业发展迅速，人潮已从西门町和中山北路移往东区这边来，如今我家附近的巷子很像四五十年代美军第七舰队和十三舰空军驻扎台湾时美国大兵和酒吧女郎炒热了的中山北路六条通或七条道。所谓“通”，是日本殖民时代命名的巷子。那位言情小说家的田园别墅已改建成为高墙大庭院的六层建筑物，那大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乔木满树红花和其他浓密翠荫交错其间，真可谓庭院深深。我家这条巷子及附近巷子这些小店，无论是卖饭的、卖茶的、卖酒的或卖咖啡的，都取了奇奇怪怪的店名，如乌鸦长寿、绯闻、风吹草动、恶魔鬼、大脚大手、小熊森林、布猫族、老妈的菜、异尘、不找零钱、不要客气、真爱、茶掘出轨、蕃茄主义、台北神话等。这些小店有的开了不久就关闭或迁移，也有的无论景气或不景气都开下去，奇怪的是每次换人经营都改店名或装潢打掉重做。这是令我非常讨厌的事，因为改装潢时必然有电钻声和锯木材声，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真如武侠小说中所谓的魔音法术叫人受不了。店名改来改去都一样奇怪，例如说，罗兰家那个位子的店面以前叫妻笼本，现在叫橘子工坊；它的对面那家原来叫风吹草动，现在叫两可；我家右邻原本叫 Be，后叫绯闻，再后改叫泰烧，现在叫的是一个很长的法文名字，叫人读起来很费力。总之，各出怪招命名，为的是想吸引顾客上门，而来这儿消费的或逛逛的，几乎都是年轻人，穿牛仔褲花襟衫或 T 恤的帅哥美女固然多，戴耳环、鼻环、脚环，染红头发或剃大光头的酷哥辣妹也不少。



来这里消磨青春的不是李白那个时代的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特立独行的傲骨风格，他们是像海明威所说的在寻找失落的什么，因为他们活在当下的快乐中，有的既摇头又摇脚，爽啊，多爽啊，他们已不屑政客们的权力之争，但也茫然不知前路。电视上一句广告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广告词成了流行语、口头禅，正是民之所喜，常在我口。台湾的社会实行改革以后，应该说进步了许多，但丰富的物质生活同贫瘠的精神生活作一比较，那就没有什么改善，仍然是天壤之别。台北的富商和政客使文化政策粗俗化，物欲丑闻不断刺激年轻人有样学样向下沉；股票与彩券的引诱，增强人性贪婪与好逸恶劳的念头，以致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十分恶劣，各种败德罪行与日俱增，物化的人心只求财富，不择手段：贪污、行贿、盗版、偷拍、贩毒、走私、绑架、抢劫、伪造货币等无所不用其极，并且黑道可以从竞选公职的方式予以漂白，所以 Time News Week 曾以“贪婪之岛”称呼台湾。年轻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网电玩是他们的最爱，书籍市场极不景气，除了各行各业的杂书以外，堆集如山的文学书当然是滞销，精致文化几乎已边缘化，或说已被放逐岛外。以台北文学艺术家的生活与政商名流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笑话。这里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比起来也是一个笑话。这附近几条巷子里也有艺人开的小酒吧和餐饮店，我曾走进去瞧瞧，碰见在电视新闻上看过的艺术家在那儿酗酒，那种寂寞与无奈正是我们这个拜金主义社会带给他们的痛苦。但在那些华丽装潢的钢琴 Pub 中，有美丽的女郎陪侍，一瓶普通的 XO 名酒开瓶费 NT \$ 6,600；一杯咖啡 NT \$ 550；一杯红茶 NT \$ 240，这种价钱虽然不是惊人的贵，恐怕低收入的人是负担不起的。当然，店内舒适的设备，衣著华丽的美眉，镭射的灯光，亮丽的小舞池，帝王公卿一般的礼



遇，温柔之乡的情调，这种诱惑有钱人是难以拒绝的。从午夜到黎明，香烟弥漫，乐曲悠扬，情欲自然飞扬，他们在这浮华小世界里进行情色游戏，在虚情假意中销魂销金。附近也有些阴暗的巷子，与霓虹灯闪烁的巷子虽景光不同，但进行物欲活动则一样。午夜常会见到警察的巡逻车在这一带行驶，但逛街的人群视而无睹，除看到了他们在那一家店内抓出摇头族（吃毒品摇头丸者），大家才会投以好奇的目光。我在这个地方却是气定情闲一住数十年，真可谓老僧入定，不为外界所侵扰。正如我的老屋屹立不摇，任左右前后的房屋都已改建成高楼豪宅，我与我的老屋依旧傲然自在，清平过日子。来访的老友如张绍文、何伟康、伍长裕等了解这个巷子一带的情形后，都称我一声“柳下惠兄”。

这条巷子早年是一条泥泞的小路，那时忠孝东路四段和敦化南路都尚未拓宽，台北市这一带很少高楼大厦，十层的敦化大厦算是很耀眼的了，数十年后的今天它就变成不起眼的旧建筑场。当年我的摩托车行驶在这条小巷像是唯我独尊，如今巷道两旁排满了汽车和摩托车，从这里通过的车辆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涌塞的人群就在车旁挤来挤去，有如圣城节日朝拜，有行不得的痛苦。并且，因为来这一带玩的人太多，停车困难，我家大门常被停泊的汽车紧靠门墙和前院铁拉门堵住，使得我们无法进出，必须打电话叫警察局派拖车来将那堵门的庞然大物拖走。早年这里有田园情趣，围墙内外林木草丛间有虫鸣鸟叫，日渐繁华后，噪音就掩盖了那自然的天籁，那些巨型的水冷式冷气机、老式大型抽风机和大型水塔抽水马达二十四小时轰隆轰隆或尖声怪叫；汽车防盗器怪声怪调此起彼落；小贩叫卖声喇叭声，高音贝喊叫麻油鸡、烧肉粽、烧酒螺等不绝于耳。如果叔本华在此定会怒说：“这些噪音有什么权利打